

# 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三十四講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「那些「煩惱」。就引發那些「無漏種子」出來，(那)個「無漏種子」一出現的時候，就陸續(再)「熏」回進去，就(會)越來越(令到)「無漏」的勢力、「無漏種子」的勢力越強，強到相當強的時候，它就會推翻那個「阿賴耶識」。即是好像你一個國家，裏面有很多敵人的間諜在那裏，慢慢、慢慢地，那些敵人、間諜的勢力滋長，(就)推翻你的國家。你們看過西方人的一套戲，叫做《木馬屠城記》嗎？看過？那些敵人藏在那些木馬裏面。

聽眾：在大木馬裏面...

羅公：在大木馬裏面，一有機會他出來就滅了你的國家。

我們的修行就是這樣，那些「無漏種子」會在那裏作反的。作反就先推翻那些「煩惱」，「貪」、「瞋」、「癡」的那些，把那些惡性的(「種子」)推翻；第二步就連那些低級的「善法」，那些「有漏善法」都推翻。到最後，成佛之前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叫做「金剛心」，「金剛心」的時候是最強的「無漏智」的「種子」爆發，一爆發的時候就摧毀了所有的「有漏種子」，一粒不留，那時「阿賴耶識」就沒有了！「阿賴耶識」有自己的「種子」，是嗎？

「阿賴耶識」是以「有漏種子」(的形式)出現的，「阿賴耶識」是「有漏」的。「金剛心」的時候，所有的「有漏種子」全部銷毀，即是說連「阿賴

耶識」都銷毀了，沒有了！將你那個以前的生命就殺了，殺絕了。這樣豈不是沒有了？不是，「無漏種子」起作用，就銷毀了那些「有漏種子」，它沒有銷毀「無漏種子」嘛，即是用火來燒了你這間屋，但火不燒火自己，只是燒間屋而已。些「無漏種子」之中，有「無漏」的「眼識種子」，有「無漏」的「耳識種子」，有「無漏」的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、「意識」，「無漏」的「末那識」，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種子」，無東西阻礙它，那時就一齊爆發，一齊爆發了。那時候，那個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，就含藏著純粹「無漏」的「種子」，那些「無漏」的「種子」現起「前七識」的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，「第八識」，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種子」現起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，那個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叫做「庵摩羅識」，亦叫做「無垢識」。我們還是「有漏」的時候，我們叫它做「第九識」。到那時沒有了前面那些了，它就是唯我獨尊了。其實就是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了，到那個時候。

聽眾：那時「第七識」還有沒有？

羅公：有「第七識」，「無漏」的「第七識」。

聽眾：「第七識」「無漏」是甚麼來的？都無「我執」了。

羅公：「無漏」的「第七識」？它不「執我」就是「無漏」的了。

聽眾：即是無作用了？

羅公：嘎？不是，還是有作用，它這樣說，我不是佛，我沒有見過，我見過

《佛地經》和《佛地經論》是這樣說法。它說當我們銷毀了「第八識」

的時候，銷毀了(那)個「有漏第八識」的時候，那個「無漏」的「庵摩羅識」的「種子」就爆發成為「庵摩羅識」。這個「庵摩羅識」攝藏住那些無量無邊的那些「無漏種子」，其中有些「無漏種子」是變起顏色的、變起聲音的、變起「香」，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、「觸」的，那些「無漏」的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、「觸」的「種子」就爆發，就形成它的那個「受用土」，即「報土」的那些「色」、「聲」、「香」、「味」、「觸」的物質世界。就形成它那個「報土」的物質世界。那些變起身體的「種子」亦爆發，形成了那個「報身佛」，住在那個「報土」處。這樣說，你不能說，羅生你見過沒有？你不能這樣問，你這樣問就(無法答的)，不過它這樣講就講得通那樣解，是嗎？

這樣，那個「報土」是那些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變出來的，那個「報身」亦是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變起的，就不是那個「識」變戲法那樣「變」，是「識」裏面那些「種子」變起那些，顏色「種子」變起顏色，蘋果的「種子」變起蘋果，譬如說黃金為地，那些黃金的「種子」就變起黃金，集中起來變，變起「報土」、「報身」，我們就「阿賴耶識」變起我們的身體，他就變起「報身」，那個「報身」有兩種，一種他自己享受的，有人說：他自己享受他何須要？於是就有人說那個「報身」是無形的，是智慧而已，六祖就

是這樣說，「圓滿報身汝之智也。」是嗎？是智慧而已。這樣，這個是兩種講法了。

即是「報身」有兩種，一個是「自報身」，即是「自受用身」；一個是「他報身」、即是「他受用身」。「他受用身」是甚麼變的？它說「他受用身」是「第七末那識」變的。「他受用身」。變起來做甚麼？變起個「他受用土」、「他受用身」。變起個「受用(土)」，即「西方極樂世界」那些，就叫做「他受用土」。坐在「西方極樂世界」的「阿彌陀佛」就「他受用身」，就專門要來做甚麼用的？是給那些「地上菩薩」受用的。那些「地上菩薩」一發願就生去它那處，生去它那處就見到他，他就在那裏培(養他們)。因為「十地菩薩」還要學習，要培養，他就在那裏培養，為那些「十地菩薩」說法的。這就是「第七末那識」變起「他受用身」，他要說「法」的，是嗎？說法要靠甚麼？說「法」要靠「第六識」。(那)個「無漏」的「第六識」起作用，起作用，那「無漏」的「第六識」與我們普通人不同，「無漏」的「第八識」有一個智慧與它一齊起的。(那)個叫做「妙觀察智」。

同一樣道理，那個「無漏」的「第七識」有一個「平等性智」與它一齊起的。就不「執我」的、「自他平等」的。那個「第八識」有一個「大圓鏡智」，叫做「庵摩羅識」一齊起。就遍於萬有。這樣是不是不理我們？不是，

那個「前五識」，「前五識」，「前五識」現起這個怎樣？我們的凡夫，我們的凡夫的那八個「識」變起我們這個污濁的世界，他的、佛的「前五識」，

聽眾：清淨的。

羅公：來這裏與我們發生關係，交感，而要「前五識」完全用「加持力」。當我們的眾生見佛的「種子」成熟可以見佛的時候，他就「應化」在這裏，用他的「前五識」的作業，幻變起一個菩(薩)，幻變起那個菩薩在「兜率天」，下這個人間，入母胎、出世、做王子、出家，就幻變起這一幕的情景。這一幕的情景只是在我們這些所謂這個濁的、這個污濁的世界，即是這個叫甚麼？這個「變化土」；不是他變，實在是我們的「識」變的；他用「前五識」加進來。實在就沒有一個釋迦牟尼降生，亦無一個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成佛。完全是他的「前五識」的「加持力」，好像密宗那樣，「加持力」。他不過是在這裏「作觀」差不多而已。而我們的眾生的那些「種子」成熟，大家的「第八識」裏面的那些「善種子」起，托釋迦佛「前五識」的「加持力」做本質，於是托他做本質反映在我們眾生的心上，就見到有一個歷史上的釋迦牟尼出世，見到他八十歲入涅槃。實在這個佛的幾十年、八十年的佛的本質，就是他「前五識」的「加持力」，令我們的「識」與他交感，變成見到一個客觀性的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出現。他就這樣。

「報土」裏另外有一個釋迦牟尼佛，那個就不叫做釋迦牟尼佛？這即是甚麼呢？密宗所謂「毗盧遮那佛」。亦即是《梵網經》的那個「盧舍那佛」。

「盧舍那」和「毗盧遮那」原來是一個音來的。我們的古人搞錯了，硬是將「毗盧遮那佛」和「盧舍那佛」一個分成了兩個，所以念出來就搞到錯誤了。

「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」，「圓滿報身盧舍那佛」。全部錯了。但你問他，他不肯認錯的，中國人不肯認錯的，這裏不好。古人都是這樣啦！古人你以為一定對的嗎？古人，古代的女人紮腳的，你現在又不紮腳？是嗎？你不紮腳？古代的人見到人君，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。你現在又講民主？古人不一定好。所以我們不能說古代人都這樣，我們就要這樣，古代人、古代人很多錯的。世界(與)我們的智慧都是一路路進步。這樣，一切一切都是那些「種子」的作用。我們一定要這樣講，說那些「無漏種子」只是寄存在「阿賴耶識」而已。

聽眾：譬如「無漏種子」是寄存在「阿賴耶識」，剛才你說有些人說，即是有些宗派說用那個，(看他)有沒有「無漏種子」，(可)從慈悲心來看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從慈悲心來看，這即是說那個「無漏種子」在「阿賴耶識」中是會有作用的？會起一個作用就是悲心？

羅公：不是，這是彌勒菩薩說的，他說如果，我們可以有十幾點，我們想測知那個眾生有沒有成佛的大的(悲心)？(有)「無漏種子」不一定成佛的，「無漏種子」還要加上這個「有大悲心」然後才可以成佛的。「大悲大

願」然後才可以成佛的。是嗎？如果他的「悲心」不大，「願力」不大，「悲心」不大，人死人(家)事，我都「出世」了，這樣他就不會成佛的了。你(或會)說：怎麼會有人這樣？事實是有些人會這樣的嘛！他慈悲心大小，他有他的自由的嘛！難道你能強迫他：你的「悲心」一定要大！這樣又合理嗎？是不是？「悲心」有大有小。

聽眾：羅公，那個「無漏種子」和「善種子」怎樣分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「善種子」不如有「慈悲心」好？「善種子」發動不是由「無漏種子」發動？

羅公：「善種子」，有些是「有漏善種子」，我們，你與我所起的「大悲心」都是有限的，這個都是「有漏」的「善」的「大悲」。我們未起過「無漏」的「善」的「大悲」，我們是要見了「道」之後才(能)起的。

聽眾：即是說「無漏種子」在那個八識、「第八識」中都是有起少少作用的？如果不是不起作用？

羅公：「種子」與「種子」之間都起作用，因為它有「無漏種子」寄存的話，就影響到那些「有漏」、「有漏」的那些惡「種子」，即是「種子」與「種子」之間都會有互相衝擊的作用。

聽眾：都是我們感知不到的，我們意識不到的？

羅公：即是「理即如是」那樣解，「種子」。因為大家都由那個「真如」顯現，都是「真如」的屬性。如果照斯賓諾沙 (Baruch de

Spinoza, 1632—1677)「單子論」(應是「單元論」、「一元論」)的講法，那個神一現起「單子」裏面就(有)無數「單子」，無數「單子」就一定互相有關聯，因為都是神變。而且佛家(說)一個「單子」裏面就分為八個「識」，又有無量那樣多，無數那樣多的「心所」，所謂「單子」者，都不是一個單一的，在佛家來說，(是)一個 group，一組的，一個集團。

聽眾：如果這樣推論，即是說「無漏種子」是可以「熏習」落去了？

羅公：那天已經講過，一說，完全是無始有的，就是「本有說」嘛！(另)一種說(法)，不是，有良師益友教化你，就可以完全沒有都得，熏習進來。它亦通的，我們「有漏界」，有一個「無漏界」的，已經成個人他帶進來，但是這樣，問題是這樣，如果無一些「無漏種子」，那又怎樣起，再熏進來呢？不是很通，好像不是很安，還是一定要有些本有的「無漏種子」才可以。現在說一切眾生個個都可以成佛的，他認為個個眾生都有「無漏種(子)」、有成佛的「無漏種子」。但「唯識(宗)」就不然，它認為「無漏種子」是有些(眾生)有，有些(眾生)無的，「無漏種子」之中，有些是「大乘」的「無漏種子」，還有些「小乘」的「無漏種子」，就這樣講法。

聽眾：最低限度能做人都一定是有「無漏(種子)」啦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

聽眾：最低限度能做人，都一定有「無漏(種子)」啦。如果不是，都很難做到人。

羅公：都不一定的，都不一定的。不過我們(能)做到人，就很少有無「無漏種子」的，世界之大，我們沒有逐個眾生計算過，很難說「一定沒有的」。這些叫甚麼？叫做「獨斷論」。即是等於世界上，有些人說一定有神的。你怎樣知有神？你說：想當然啦！這樣說。這個是獨斷，想當然都可以的？是嗎？世界上絕對的「懷疑論」也是很危險的，對於我們所知的全部都懷疑的，這個人就很有問題了，「絕對懷疑論」。但絕對的「獨斷論」又不行的。

凡是宗教，都有「獨斷論」的色彩。佛教本來的實質就不是宗教來的，佛法就是佛法，令眾生、令「五乘眾生」各得他的結果的方法。不是靠有個神的，你說有個神你就是獨斷了，你怎知？但是，你說，就佛教來說，說：「個個眾生都一定成佛的」的，這個是「獨斷論」來的，你計算過全部沒有？你說：想當然。想當然都可以嗎？是嗎？

所以最好這樣說，最聰明就這樣說，「唯識宗」的講法實在就最精的。如果你有「無漏種子」，你一定證「無漏果」，如果你有佛的「無漏種子」，你一定成佛，如果你有「羅漢」的「無漏種子」，你一定成「羅漢」。反過來，如果你沒有又怎樣？如果你沒有就不成「佛、羅漢」囉！是嗎？你說：這樣就

很不公平？一定要整到它「平」嗎？世界上很多東西是「不平」的嘛！為何釋迦牟尼那樣早成佛？你又不成(佛)？顯然就是不平啦！是嗎？

所以你剛才講那種，「每個眾生都一定成佛」你一定決定成佛就流於「獨斷」了。你說：我不知道怎麼辦？(你)不知？如果你有「無漏種子」，你就成佛了；如果你有成佛的「無漏種子」，你就成佛了。問題是看看你有沒有？是嗎？你有你就成(佛)。這樣，假使地球裏面都有「無漏種子」怎麼辦？那就全部都成(佛)了！如果有些沒有「無漏種子」，就有些不成(佛)了，全部無過失，這樣講法。因為凡是那些計算不到的東西，我們就最好說：如果是這樣，就會怎樣，是嗎？如果每個，全世界眾生都有「無漏種子」，那就全世界眾生都是成佛了！是呀！這樣你首先就有了一個假設，如果(說)(縱使)個個都有「無漏種子」就得。你這個「如果」，你怎樣斷定呢？你全部 check 過他們嗎？check 不到的嘛！如果 check 不到的時候，最好你就說：如果他有「無漏種子」就一定成佛就最穩妥的，一定無過失，同時要避免這個過失。因為何解？尤其是講「唯識」就很注重講「因明」，很注重邏輯的。好了，我講過鐘了。種類是嗎？

聽眾：講到「所緣境」。

聽眾：講到「有根身」。

羅公：「一切種」是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二十、「一切種」。「一切種」裏面我已經講了「種子」的定義，已經講了是嗎？分類又已經講了，現在要講甚麼？

聽眾：「根身」、「有根身」。

羅公：「種子」未講完？

聽眾：未講完。

羅公：「種子」的性質，是嗎？「種子」的性質。我就先解釋這裏。誰有我的《唯識方隅》上册？你有？先給你，你出家的給你先。下次我帶來。

聽眾：星期日先。

羅公：有上册，這個是下册。這本下册是送的。如果同人家講「因明」，「因明」入門，就用我這個做墊。所有人都看得懂的。「因明」。你沒有嗎？你以後拿。

聽眾：已經給我了。

羅公：給你了？整本的是嗎？

聽眾：上下冊的。

羅公：兩冊嗎？不是？哦！《解深密經》是嗎？

聽眾：你上一堂給我的，你上一堂給我的。

羅公：哦！上一堂給你的。這樣，「種子」的性質。「種子」的性質是，《瑜伽論》，(是六、)《瑜伽論》講得非常之詳細的。《瑜伽論》那個〈有尋有伺地〉講得很詳細。這樣現在我就依照甚麼講？講《成唯識論》的與《攝大乘論》的。《攝大乘論》將《瑜伽師地論》講「種子」的性質

的將它來修改，修改成「種子六義」。認為「種子」是有六種特性的。

那六種特性呢？你就要，你就要讀熟它這首偈。

聽眾：四句。

羅公：四句？不是呀？

聽眾：「剎那滅」。

羅公：「剎那滅」。你讀啦！

聽眾：「俱有」。

羅公：「剎那滅」。

聽眾：「俱有」。

羅公：「俱有」。講啦！

聽眾：「恆隨轉應知」。

羅公：「恆隨轉應知」。

聽眾：「決定」、「待眾緣」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「決定」、「待眾緣」。

羅公：「決定」、「待眾緣」。來呀！

聽眾：「唯能引自果」。

羅公：「唯能引自果」。

念熟它。《攝大乘論》的，無著菩薩的《攝大乘論》的。《成唯識論》就引它的，「種子」就是一切事物的「因」。「種子」即是「因」，「種子」兩個字是譬喻而已。事物必定有因的。你就算講「空」，任你講「空」講得再徹底，都不能否定那件東西的出現是有因的。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有一首偈，有一首偈，他說：「諸法不自生」。

聽眾：不他生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不他生。

羅公：不會自己生自己的，自己生自己怎會呢？

不自生，「亦不從他生」，如果你說「從他生」，應該就牛(可以)生馬，馬可以生牛了，你說：不是呀，他媽媽生他，這就是「他」了但媽媽不是全部「他」，「他」只是媽媽的一部份，身體的一部份處走出來而已，不是「他」。不能說完全是「他」，媽媽與他根本就不是「他」來的。是嗎？這樣「自」呢？他又不是「自」，他出世就是另一個人了，是嗎？所以仍然是「不自生」，「亦不從他生」，「亦不從他生」。

這是龍樹菩薩的，(在)《中論》說的。「不共不無因」，「是故知無生」。龍樹的《中論》。「諸法不自生」，是嗎？自己生自己，他需要生嗎？

自己生自己，自己都已經有了，還生來做甚麼？你說「從他生」呢？你幾時見過牛生馬？幾時見過石生人？「他」嘛！你說媽媽生，媽媽就是(他)了。媽媽又不是完全是「他」，是嗎？怎樣「他」？他是在媽媽的那塊肉分出來的嘛！是嗎？他的身體是媽媽的一部份來的，又怎樣「他」？「他」者，兩件不同的東西嘛！這就不能叫做「他」了。有一半是「他」，有一半是他都不是「他」。譬如你有一半是英國種，但也不是英國種。「亦不從他生」。亦不。那他「自生」？他也不是「自生」，那個仔，那個「蘇蝦仔」(嬰兒)也不是「自生」，你說他「他生」，他又不是「他生」。

那就「共生」？那就「自他共生」啦！「自生不生」就等於零，「無生」了。他生又「不生」又等於零，又是「無生」，兩個零相加，都是等於零的。怎會等於一呢？「共生」亦不通。是嗎？他說：「不共生」，「不共」。亦「不無因」生，你說他是「無因(生)」的，自然有的，亦不通。我們眼見樣樣都有「因」的。這即是說龍樹菩薩雖然是講「空」講得很徹底，但他仍然不說萬物無因可以生的。是嗎？既然無「因」(不)可以生，這即是說可以有「因」啦！種種事物。那個「因」是甚麼呢？

叫做「種子」。「唯識宗」叫做「種子」。即是《瑜伽師地論》叫它做「因」，《攝大乘論》叫它做「種子」，「種子」，《攝大乘論》說它有六點特性的，「種子」有六種 quality 或者六種 character，特性。第一種是「剎那

滅」，凡是做事的「因」，一定是會變的，一定是「無常」的。你信不信？「常」的東西不能做「因」的。你現在要討論這些，「常」即是「永恆不變」。凡是「永恆不變」的東西，是不能做「因」去產生其他東西的。你信不信？中國人的思想就差在這一點，以為永恆的東西就可以做「因」的。永恆的東西可以做質料就可以，做依據就可以；做「因」不行。你明不明白？何解呢？你參一下，如果你坐禪、參禪，永恆的東西是否可以為「因」呢？你參一下。看你能不能，能夠取得答案，這個小小的問題就參破了。講不講得出來？你是研究《攝大乘論》的，「剎那滅」、「種子六義」看過了？

聽眾：少些，這個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不是集中在這裏。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少些，不是集中在這方面。

羅公：你不是集中在這方面。那你看過了，《攝大乘論》。「剎那滅」，凡做「因」的，一定是，你不要講「剎那滅」，現在你答我這個問題：

「永恆不變」的東西可不可以做「因」？聽眾：(不可以。)

羅公：何解？是不可以做「因」的，為甚麼不可以做「因」？

聽眾：不會變。

聽眾：是，不變。

羅公：沒有變，沒有變為甚麼不能做「因」呢？

聽眾：沒有變，即是無那種；無緣生法在這裏，即不會有生、有滅那樣，即是沒有生起。

羅公：沒有變，沒有變就沒有。即是這樣，這一個「剎那」還未生，後一個剎那生了，是嗎？這樣即是變了，是嗎？是不是變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你今天沒有生瘡，第二個剎那；明天就生了一個瘡了，變了；你是不是變了？昨天沒有生瘡，今天就生瘡，是不是變了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凡是永恆的東西就永遠不生瘡的，這就是永恆了。是嗎？如果天地萬物，假設有一樣東西，你說它可產生天地萬物的，這樣東西一定是(會)變的，不會不變的。因為如果有一樣東西會產生天地萬物的，舊，昨日未生今日生，是嗎？昨日未產生天地萬物，現在它做出(來)了、產生了，「生」了，它就已經變了，它的狀態完全不同了！「變」，就不是「常」了，不是永恆了。是嗎？所以，能夠產生事物的，做事物的「因」的，一定是要變的，不變的東西不能做「因」的。明不明白？有誰提出不變的東西可以做「因」？

宗教，那些神教的缺點就是這點。那個上帝，以前未造萬物，是嗎？天地烏烏暗暗的，一旦造了，就是變了，他說上帝是永恆的，那是自己打自己嘴巴，上帝顯然就不是永恆的嘛！何解？舊時未造天地，現在才造天地，未造天



地就不等於已造天地，不同了嘛！變了嘛！這樣怎樣永恆？既然是會變的？是嗎？你說：以後不變又怎樣？以前都變嘛，是嗎？即是變了！以後不變就以後的事，是嗎？以前都變，你怎知它以後不變？而且上帝會不會、上帝是不是死物？如果是死物，好像虛空那樣，是死物來的，那祂又如何能創造天地？你說祂是生的，生的就會動了，動就會變了，是嗎？

譬如我的手會動的，現在是這樣，下一陣這樣動，那樣子就是變了！你用照相機來拍下來，你看看同不同？變了。所以，上帝不是永恆了。是嗎？你不要將它與別人「駁」，「駁」就打架了。知道便了。所以，凡能做萬物的「因」的，一定是「無常」的，「無常」的。不是「常」的，不是永恆的，永恆的東西不能做「因」的。做依據就可以。

好了，講到這裏，「真如」是不是永恆的？「真如」是永恆的，我們先搞清楚。「真如」是永恆的，「真如」能不能做宇宙萬物的「因」？不行，不行，做宇宙萬物的「依據」就得。依它而有宇宙萬物就可以，做宇宙萬物的質料，可以。是嗎？所以，那些說「真如」可以為「緣」而生起萬法的，這個是說不通的。是嗎？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我們以前是一片清淨的「真如」，「真如」裏面，它會，你看看，揭開《大乘起信論》來看看，說它「忽然念起，名為無明。」這就是「變」了！是嗎？就不是永恆了！「永恆」怎會忽然起了妄

念？所以《大乘起信論》不通就不通在這裏。但我們中國人，(這講法)剛剛合中國人口胃，中國人怎樣？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相生八卦。」

聽眾：八八六十四卦。

羅公：剛剛它將那個「真如」當成一個「太極」，是嗎？由簡而繁，「真如」含有甚麼？將「太極」裏，我們說，「太極」裏面，中國人說「太極」裏含有陰、陽兩性，陰、陽二氣的，陰就是罪惡、黑暗等等東西的起源嘛，陽是正義，光明等等的起源嘛。而《大乘起信論》就說甚麼？一開首，「言大乘者，」所言大者，「一者、法，二者、義。」有沒有人讀過？所謂大，所謂《大乘起信論》的「大乘」的「大」，一就是「法」，那件東西「大」。二、就是「義」大，那個「義用」大。「所言法者」，這個「大」的「法」呢，「謂眾生心」；就是眾生心大，大就大在那個「眾生心」，那個「眾生心」了。你看這個太極，記住了。

這個好像「太極」。「是心則(統)攝一切世間法(及)出世間法」；你不要以為我盲目批評《起信論》《大乘起信論》，我以前曾經念過《起信論》，《大乘起信論》)的。後來，我曾經念過《起信論》，亦曾經看過「天台宗」的東西。不知為何那些人知道我以前是看「天台宗」的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本甚麼？《星光大辭典》，《佛光大辭典》我聽見李潤生講：喂，為何你有個名字在那裏？我一揭(開)，原來我有個名在那裏，覺光(釋覺光法師)有個名在那裏，有一

條。永惺有一條。一揭(開)看看，它說我以前聽寶靜法師講經，後來就皈依太虛法師。不知是誰給那個(編輯)講的。這樣，「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；」這個「眾生心」，「是心則(統)攝一切世間法(及)出世間法」，是「心」即是這個「眾生心」，統攝、包含。統攝，包含。包含甚麼？所有、所有的那些「世間法」、「有漏法」；及「出世間法」，「無漏法」。是嗎？一模一樣，是嗎？剛好就好像那個「太極」那樣。還有，那個「眾生心」裏面包含了「出世間法」與「世間法」，「世間法」那邊的起源是「無明」，「出世間法」的那部份就是「真如」。「眾生心」就包括了兩部份。這樣「真如」與「無明」有甚麼關係？又先不要講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又先講回《易經》。《易經》的太極含有陰、陽二氣，那麼陰、陽兩極是不是離行離列的？

聽眾：不是。

羅公：不是又怎樣？你答我。

聽眾：交感的。

羅公：不斷動的，是嗎？互相「陰陽(剛柔)相摩(就)八卦相蕩」的。是嗎？《易經》講的。摩者，摩擦，那陰陽二氣不斷摩擦，都是動的。好了，一到《大乘起信論》，「真如」與「無明」互相「熏」了，「真如」可以熏「無明」，「無明」又可以熏「真如」，「熏」。直接將那個「太極」套過來。所以說《大乘起信論》是我們的祖宗，我們黃種人的祖宗自己作的是沒有甚麼錯的，(不會是)不會是印度人的思想。不是不好，是

好，站在哲學史上它很好。好不是等於是印度人造的。中國人造的就不會好嗎？一定要印度人造才會好嗎？這些互相摩蕩，由簡而繁，這些是中國，中國(人)的思想。

除了「真如」《大乘起信論》是這樣講，(再)就是《楞嚴經》了，那個「妙明元心」了，這個不就是「太極」來的？那個「妙明元心」它又說它是恆常的，但它又說會怎樣？生起山河大地！會「生」的，又怎會無「常」呢？是嗎？譬如一隻豬，是石頭(做的)豬，不會生小豬的，你可以說它「常」都勉強可以。

會生小豬的母豬，你說牠是「常」？怎會說得通？但何解我們中國人由唐朝末年以來，一路都接受這樣的思想？就是因為何解呢？可能我們中國人的頭腦邏輯不行，「邏輯學」不行，不得普遍，頭腦確是邏輯不行，不夠邏輯化，所以就(會)這樣。就因為這樣，這個很難怪佛教徒，因為中國人本身就是這樣籠籠統統，中國人的思想是籠統。

比起西方的希臘與德國(人的)那些思想呢，甚至比起英國人的思想，都是比不上人家那麼周密的。受影響，中國就無所謂了。中國幾十(百)年，自從漢武帝將儒家定於「一尊」到了今天，都搞到中國人的思想都是糊糊塗塗的。但是這種思想一到佛教傳入來之後，一與中國人的這種這樣的民族思想一結合，就變成產生了《大乘起信論》，產生了《楞嚴經》這類思想了。這樣搞到影響(所及)，這種確是(受了)中國「圓教」的籠統思想的影響。

-完-